

在上海喝咖啡，是要跟潮流，还是认准自己的喜好？因为选择太多，总让人挑花了眼。于是，这一期我们请来了三位爱喝咖啡，也略懂咖啡，对上海咖啡馆颇有自己理解的咖啡爱好者，说说他们是如何从7000+咖啡馆里，找到自己的那一家的。

咖啡馆变得越来越小，那种街头咖啡馆，只有一个窗口，像卖葱油饼的地方。



btr
作家、译者、当代艺术评论人



虎仔咖啡馆

“复工后最想去虎仔喝一杯手冲，顺便在隔壁洗衣店把冬天的被子洗了。”这是 btr 在复工前的心愿。

上海疫情前，btr 囤积了 5 包平时喝的黑法师波多黎各优科特选 (Yauco Selecto)，心想一周一包的话，总该够了。

然而……

“虎仔”是 btr 家附近新开的咖啡馆，店招是一只看上去很好欺负的老虎头。因为在十五分钟生活圈内，btr 会走路晃过去喝一杯，顺便还可以做“人间观察家”。

它的隔壁是一家洗衣店，两家店之间仅隔着一道玻璃墙。“喝咖啡的时候可以有人在那里洗衣服。都是漂漂亮亮的衣服、有设计感的床套沙发套等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老板特地请来的人，在做表演。” btr 笑着说。

当然观察是相互的。洗衣服烘衣服要等，对面的人也会过来喝一杯咖啡，喝完咖啡，正好去对面的案板上叠衣服。“没有中老年人，都是时髦的年轻人。” btr 总结了自己的观察。

对于咖啡馆，btr 用的动词是“泡”。他说：“上班的人，内心很需要泡一泡，因为上班的人活得太紧张，下了班到咖啡馆，才能泡开来。”稍微回想了一下，btr 说自己已经在上海“泡”了 20 年咖啡馆。能泡的咖啡馆，在 2000 年代就有不少，几十平方米的店面，欧式休闲风，宽宽松松地放下好几张桌子，有咖啡，也有蛋糕和简餐。

当时 btr 很喜欢去“泡”的一家咖啡店是绍兴路上的维也纳，“有个天井，阳光好的下午，可以舒适地在那晒太阳。”在咖啡馆界有一个玄学，能晒得到太阳的咖啡馆，生意肯定兴旺。老板是一对奥地利夫妇，小店还供应欧式甜品，“苹果派很好吃。” btr 有事要聊的时候，会在午后把人约去维也纳。

当时还有一个据点，是长乐路上的 Nap Café。位置不好找，但咖啡豆新鲜，咖啡好喝，btr 和朋友们常去。喝到晚餐时间，可以再去对面的新旺吃晚饭，这是令人舒适的动线。

只是，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很大，十几年

间，很多店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。那种变化仔细一想，有时是充满黑色幽默的。2003 年时，btr 还在大公司上班，每天路过威海路转弯口的公交车站旁边，有一个公共厕所。过了一年，公共厕所变成了一家店面。“然后我们就去吃面。偶尔你会想起来，这里原来是个公共厕所。”

上海的店变得太快了，btr 之前经常“泡”的咖啡馆也变了模样：“咖啡店一间间‘死’掉了，因为没有什么是永远的。”维也纳咖啡馆早关了，前段时间，他特地故地重游了一下，发现那里成了一家画廊。Nap Café 挪过几次位置，最终不开实体店了，改做咖啡

豆批发。btr 和这家喜欢的咖啡馆还保持着连接，他在他们家买咖啡豆，每个月买 5 包，雷打不动。但其实这几年，咖啡馆一间间长起来了，现在上海成了全世界咖啡馆最多的城市，只是像 btr 所钟爱的那种舒适的、像小酒馆一样的咖啡馆少了。

城市生活的一切都是习惯，对于咖啡馆的喜好也是习惯，现在习惯变得不同了而已。“咖啡馆变得越来越小，那种街头咖啡馆，只有一个窗口，像卖葱油饼的地方。有位子坐的咖啡馆，很拥挤，旁边有人相亲我可以全程听到内容，很尴尬。”他宁愿把入约在小酒馆，可以喝杯小酒，吃点小食，重

要的是，坐着舒适。

“泡”咖啡馆成为一件奢侈的事。

btr 也不再像之前那样，有空的时候会专程在一个午后去喜欢的咖啡馆坐坐，吃块蛋糕，他现在更多的是在家里喝咖啡。“我钟爱波多黎各的一款庄园豆，我还特地在地图上查找那个位置，脑海中可以想像这款豆子有怎样的阳光，怎样的海风。”

虽然喜欢的那种咖啡馆慢慢消失了，但上海到底是每天都有很多家咖啡馆新开的城市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总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家。

就像 btr 发现了“虎仔”一样。

一些高大上的词都是在上海的咖啡馆听到的，融资、branding……上海连去咖啡馆的人都很上进，很努力。



Eimo
美食公众号编辑

Eimo 和小伙伴们大概是在上海喝过最多家咖啡馆的人，他们是“企鹅吃喝指南”咖啡组的同学，日常工作就是介绍城中咖啡馆和咖啡界新闻，还要负责每年的咖啡馆榜单。

但 Eimo 日常喝得最多的咖啡，是公司旁边的 Manner。每天喝咖啡是刚需，第一考量的是便利和性价比。“带着自带杯去，大杯拿铁只要 15 元。” Eimo 笑着说。等到周末，才是属于 Eimo 自己的咖啡时光。虽然她平时的工作也是跑咖啡馆，但工作时要观察环境、动线、咖啡师和店员如何沟通……而周末就不是探店，而是纯粹地喝咖啡本身。

Eimo 喜欢去常熟路上的 cclab coffee：“店很小，才十几平方米，但老板居然辟出了一个洗手间。”上海的房租贵，很多咖啡馆都不配洗手间，而 Eimo 从这点看出了老板的诚意——希望客人坐下来好好地喝一杯。

复工后的第一杯，Eimo 就是在 cclab coffee 喝的，一杯 dirty，一杯冰手冲。其实老板当时人在杭州，但每天接到客人电话，问他咖啡馆什么时候开门。架不住这份热情，还是回来开

门吧。

另一家她所钟爱的店在众多编辑和咖啡从业人士的共同点评中，全票通过成为企鹅咖啡榜单最新一期的第一名，那就是 Radar Coffee。“只有老板一个人站吧台，在超长的营业时间里，依然对细节保持处女座般的严谨：豆子都冷冻储存，分批养到风味巅峰期再用，就连特调里用到的梨子汁，都是当场鲜榨的。”这是 Eimo 在一次次光顾后对这家 Radar 咖啡馆的真实感受。Eimo 私藏的这家小店很快成了大家的，看了榜单之后很多人去拔草。只有 11 平方米，仅有老板一人坐镇的 Radar 不堪重负，天天有人排队。“刚复工的时候，物流不畅通，外地和国外的豆子进不来，他们只能用本地更贵的烘焙商，成本提高，咖啡店差点倒闭。”还好现在找到了合适的供应商，Radar 继续开着，看着这些喜欢的咖啡馆正常营业着，Eimo 有一种老朋友撑过一劫的喜悦感。“大家又能坐在一起喝咖啡，这种感觉熟悉又陌生，咖啡馆能开门就感觉生活在变好起来。”



cclab coffee 小而温馨

咖啡不只是提神醒脑，它是真正属于我的闲暇时光。

美恩
财务

7 月 10 日，不断被客人询问“什么时候营业啊”的 T12 终于在公众号上宣布，他们在安福路的联合门店正式开张了。“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春天，不想再失去这个夏天了。”第二天，美恩就冲过去了，喝了她最爱的冰牛奶咖啡。“很亲切，有种自由的的味道。”T12 是美恩一直追随的一家店，它搬了几次，但她一直紧紧跟随。她还准备去多多支持，生怕自己喜欢的店倒闭了。

美恩曾碰到过自己喜欢的咖啡馆倒闭的情况。那是开了 10 多年的珈露梦。它离美恩家很近，除了手冲咖啡外，蛋糕和焦糖布丁都好吃，但最终还是敌不过房租、人力成本的上涨，关门了。虽然还有 T12，但离家远，不能想去就去。还好，后来她在黄金城道上发现了新开的咖啡馆茂海。

茂海是那种装修有点老派的店，店内只有手冲。“看老板泡咖啡的时候，很安静，一点也不着急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。”美恩喜欢曼特宁，每次坐在可以看到黄景城道银杏叶的景观位上，安静地喝完它。

有时要谈事情，美恩也会把人约到茂海，“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拿得出手的地方。”她也担心，茂海会面临珈露梦的困境，所以偷偷帮它算了算要卖多少杯咖啡才能回本。好在老板娘说房租不算贵，生意也还不错，她才稍稍放下了不该操的心。

“我希望它生意好，能够长长久久地活下去，但不要爆红。”美恩描述了自己的矛盾心态。毕竟，还是有很多人会像美恩那样，喜欢去固定的店里喝一杯，在忙碌的生活中拥抱片刻安心的时光。



茂海咖啡馆

